

广东农民运动杰出的领袖周其鎰

（初 稿）

广州市民政局收集整理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印
1964年5月

广东农民运动杰出的领袖周其鑑

(初稿)

周其鑑同志战斗的一生在广东农民运动史上佔着异常光辉的一页，他是广东农民杰出领袖之一，是彭湃和阮啸仙等同志的亲密战友，只要提起广东农民运动，就不禁会使人联想到这位坚贞卓绝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英雄名字。

一、传 略

其鑑同志是广东省广宁县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父亲是个穷秀才，母亲长于做“女红”，兄弟四个，五兄其松，八弟其挺，九弟其柏，他排第七。岁开始入学，一九一八年秋天高小毕业，赴广州考进公费的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念书。“五四”运动期间曾任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付主席，是广东学潮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被校方无理开除学籍两次。一九二〇年参加广东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同年代表小组前往北京参加会议。一九二一年冬天在广州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于工业学校毕业后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同志开办“爱群通讯社”，始创两广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学生社”。又与刘尔崧同志一起领导油业工人运动，向资本家展开激烈斗争。与此同时，经常深入广东各地广大农村中去宣传革命开展农民运动，1923年，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被选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大会。国共合作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以广宁县为中心，领导开展西江流域一带的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时任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上宣告广东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时，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兼驻西江农运办事处主任。翌年“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二届广东农民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北江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任省委委员。1927年国

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制造“四一五”大屠杀后，他领导北江人民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不久又奉命组织广东农民军，任副总指挥兼大队训育长，旋率广东农军北上武汉转战江西，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任红十五军筹备处秘书等职。随工农红军南下打回广东，转展返回清远等地组织农军暴动攻打清远县城。广州起义前夕，秘密返回广州参加起义，指挥战斗。起义失败后，党又派他重返北江流域，领导当地人民坚持土地革命斗争，不幸于1928年春天，在清远遭“民国”匪首潘伯良等杀害，壮烈牺牲，享年34岁。

(二) 他的相貌及其优良的风格

其铤同志的身材和相貌，具有南方农民的特征，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肌肉黝黑，但是他有一头天生的卷发。他脸庞上内着一双乌黑而且明亮的眼睛，常常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容满面，平素总是穿着很破旧的衣服，鞋袜洗净补好了他还是穿着，从这些来看，都足以刻划出他是一个热情诚实、刚毅、俭朴的人。自幼资质聪颖，在父亲的影响下很小就会看书、写字，入学后，勤学用功，许多老一辈的乡人，至今还记得他能将卷帙浩繁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中不少篇章背诵如流，十分熟练。他的成绩一贯优越，善于作文、写诗，也练的一手好书法，单凭这一点他在童年时代已经常常受到家长和老师们的夸奖。早期他的家里是很清贫的，所以他很晚才能上学，正由于贫苦出身的缘故，所以也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生活作风勤俭朴素的人。早期家贫时诚然如此，但到1918年他赴广州工业学校读书期间，他的家庭经济也就截然不同了，那时由于他的五兄爬上了中级军官官位，渐渐发财致富，回乡购买田产，又在广州开设银造厂，这样一来周其铤总可算是已成为一个富家子弟了。而且还是身在当时的广州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糜烂城市之中，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沾染上公子哥儿的习气，相反地，他的勤朴依然如故，日常穿着毫不讲究，仍是破破旧旧的衣服，而且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文钱。一次他九弟其柏的鞋子破得已不能再穿了，兄弟俩便一起去买鞋，可是跑了七、八家鞋店，结果还是没有买到，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俩认为价钱太贵了，要挑些廉价耐用的鞋子，但没有挑着。后来，他俩人把五兄其

松的旧鞋子修补一下穿着，便算解决了。他对自己虽然如此，但对别人却是个及时雨”。平日只要同学，同志们在经济上确有困难，说声：“鑑叔，有钱吗？”那么他就一定毫不犹豫地予以慷慨援助，甚至于倾囊倒袋。如果说他化了五元不少钱，那么，这些钱主要的是用来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和用于革命活动经费上。他平易近人，处事很是稳重，每每三思而后行，所以同学和同志们都喜欢亲近他，有事总乐于向他请教，正由于他具备如上的优良风格，又加上他在写文章，书信时总爱在最后登上一个“鑑”字，所以人们都爱称他做“鑑叔”，这个称呼完全是意味着伙伴们对他的亲切，尊敬和爱戴。

在家里他是一个极受父母兄长爱护以及弟弟辈们所尊敬的人，他的父亲常常对人夸奖他说：亚七就真被打断了只腿，也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虽然，五兄其松与他在政治信念上各走一方，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在某些问题上，也不能不表示同情与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例如其鑑同志需要多少革命活动经费，他也愿意支持的。其鑑同志也就是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式，争取了五兄同情和支持革命，他常常劝告五兄不要为非作歹，不要干伤害工农革命利益的勾当，所以五兄对这位弟弟也只有肃然起敬。一九二二年间周其松有南宁市返穗，並骗了一位年青的女子回来作小老婆，並且大排筵席欢宴亲朋。是日他见七弟其鑑不在，便特派一特从前往找其鑑同志回来喝酒，其鑑同志闻知这事，十分愤慨，他不仅拒绝五兄的邀请，並且当场写了一封信交来人带回，信内严词斥责五兄其松这种缺德所为，淋漓尽致，使他看了惭愧万分。事后其鑑同志回家对大家说：

“今后谁也不许欺负细嫂，”而且对她的不幸遭遇甚表同情。其鑑同志对母亲的封建思想也常常设法加以批评教育的，例如在一九二三年间其鑑同志的爱人生到第四胎还是女孩，他的母亲着急了，便说：“三十无儿夫立妾”。言下之意是要替其鑑同志另讨一个老婆。这句话转到其鑑同志的耳朵里，一天他在全家人都叙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抱着小女儿对大家半打趣半认真地说：“你们不要看贱女孩子，本来男女都是人，应该平等看待，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要不得的。象这样的女儿我打算要生够八个哩！此后，他的母亲再也不敢提这件事了。他平时总是深入浅出地对家人进行教育，每每说到地主阶级残酷剥削时，

总是摆出许多事实，说明“一富超三村”。

其镗同志平时是十分注意对弟弟的教育，每一有空他便为弟弟讲述革命道理，细心地培养弟弟的成长，所以他的九弟其柏同志后来能成为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优秀党员，甚至最后为党的事业而献出他最后一滴热血，这与他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正如其柏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我早在两年前已经加入了S. Y. 团，今天我时刻都以大哥那种富于革命，勇于斗争的精神来作为自己的榜样----。平时其镗同志对五兄家里的婢女不但表示同情，而且一有机会，便教他们认些字，讲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给他们听。他是绝对禁止家人虐待婢女的，而且也极力反对家里人耍婢女称他的女儿为小姐、姑娘，一次五兄的婢女称他的女儿为姑娘，恰好被他听见了，他便和蔼地对婢女说：“亚义，你用不着叫我的女儿做小姐或姑娘，称姊妹不是很好吗？因为你和他都是平等的。我教你，以后谁比你年纪大的你就称她做姊姊，谁比你小的你就叫他做妹妹好吗？”上述一些片断的事例也可以说明了其镗同志的高尚革命品德。

(三) 学生时代的不平凡岁月

“五四”风暴中的雄鹰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风暴把马克思主义吹送到旧中国，播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孕育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幼芽。这时在我国广大青年中开始掀起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风，广大青年们渐渐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陶冶。当时在广州市以独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劲头最大，这些同学中尤其以周其镗和他的伙伴阮啸仙、刘尔崧、张善铭等四人更为出名，他们不单各科的学习成绩一贯优秀名列前茅，而且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懂得不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们怀着一股追求真理的热忱，积极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常常在课余聚集一起交流学习心得、讨论时事、讨论社会与国家前途问题，倾吐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共同担负着一个宏大的革命理想，结成为知心朋友。在班里，校里他们热情地联系同学，积极鼓动同学们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甲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是与他、阮、刘、张等四人的

努力是分不开的。平时又积极参加和发起对青年身心有益的集体活动，因此极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戴和推重，所以当时在广州的青年学生中把周其鑑等四个亲密的战友，传颂为甲种工业四大金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象燎原的烈火，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这时，其鑑同志和阮啸仙，刘尔崧等同志受到运动的影响，开始在本校发起组织学生会，以便团结同学，投身爱国运动。他们的倡议很快就受到大多数同学的拥护，继甲工学生会成立之后，他们又联络全省各中等以上的学校，酝酿成立“广东省学生联合会”，以便组织和领导广东各校青年学生投入爱国运动，不久学生联合会又告组成。其鑑同志被选举为省市学联合会主席，从此他便成为广东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五四”爱国运动的急先锋。

满腔热血的学生们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四出街头向群众宣传爱国思想，呼吁群众同心合力起来抵制日货，挨家逐户，动员商店参加罢市。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感动了群众，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从此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在广州风起云涌，震撼了统治广东的桂系封建军阀。

同年，其鑑等人率领广州各校同学，从大新、先施、真光等公司里搜查出日货数十箱，集合于“东园”（即现越秀南惠州会馆附近）当场烧毁日货，一面振臂高呼：“抵制劣货”！（即日货），“打倒三大亡国公司！”（指当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云售日货的大新公司，先施公司、真光公司）焚烧毕，学生怒仍未遏，又举行了示威游行，涌向大新公司门前举行示威，喝令奸商立即停止云售日货，又冲进去搜查日货，并用石块捣碎陈列日货的几只大型玻璃橱窗。吓得奸商们连连向警察厅告急。一贯与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勾勾搭搭狼狈为奸的粤、桂系军阀走狗的警务厅厅长魏邦平，乘此机会，以“学生捣乱，维

按：官僚资本主义之形成，是始于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按：当时是称为「警察厅」或「警务厅」？待查！

持治安”为借口，驱动大队荷枪实弹，如狼似虎的警察包围示威爱国学生，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进攻，致造成流血事件。冲突中刘尔崧等三同学当场被捕去。此时，学生们更加激愤，学生联合会领导者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包围警厅营救被捕同学”后，其铨同志便和阮啸仙等人，立即率领数百同学连夜包围的警厅，举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惩办卖国贼！”“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喝令魏邦平出来答话。夜深了，数百名示威学生的愤怒呼声分外响亮，简直闹得惊天动地。这时魏邦平被包在“狗窝”里，睡不得，坐不安，气得暴跳如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感到事情棘手，因为自己对付不了全市的学生和支持学生的广大群众，但又十分恼怒竟被这一群乳臭未干十分放肆捣蛋的学生搞得束手无策，名誉扫地。最后他被迫得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在一群武装警察的森严簇拥下，爬到大门楼的天台上，与学生见了面。这个已经被打肿了脸皮的傢伙，却乘机充起胖子来，他摆出一派官威，大叫大嚷地进行“训话”。然而，谁去听他那一套鬼话呢？“抵制劣货！”“立即释放爱国学生！”他的话声不时被学生们阵阵雷动般的喊声所打断吞没。这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终 慑于学生们的威力，他害怕事情愈闹愈大，难于收拾，为缓和一下空气，才连夜把刘尔崧等三人释放。学生们取得斗争全胜而返。

翌日，适逢第一甲种工业学校黄强校长（粤系军阀陈炯明的代表）从惠州返穗，魏逆便马上去找着黄强，埋怨他教育不力，黄向来与魏朋比为奸，而且官官相畏，自然是再三道歉，赔不是，并当场向魏许下了“回校立即惩办闹事为首学生”的诺言。

黄强返回本校后，不分皂白，强加以“扰乱治安”为罪名宣布开除周其铨、阮啸仙、刘尔崧三人的学籍。这时学生对魏逆的愤怒仍未熄，接着黄强却又来个开除，所以象火上加油，更加怒不可遏。这边校务处通告开除，那边各课堂里的学生们已经实行罢课了。黄强原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傢伙，他本来比魏邦平更为害怕学生闹事，而他开除周其铨等三人目的在于巴结魏逆。却没有预料到竟把斗争的矛头惹到自己的身上来，他见事情不妙，只好赶快撤销了开除的命令。于是这场数小时的风暴才告平息。

“驱高运动”

一九二〇年初，我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李大钊等同志的始创下，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在湖南、北京、上海、湖北、济南等地象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起来，不久陈独秀又由上海来到广东建立了小组。其铤和啸仙、刘尔崧等同志都在这时被介绍参加了小组。同年，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小组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其铤同志被选为广东代表前往参加，会议结束后回广东他更加积极于小组宣传活动。

“五四运动”过去后，其铤同志在青年学生中享有更高的威信。一九二一年初，继任校长高崙（即高劍父）自接替黄雅上任后，更加独裁专制，弄得校政一塌糊涂，竟卑鄙地贪污巨款一万二千余元，全校师生议论纷纷无不愤慨，这时其铤便以本校学生会主席的资格召集阮啸仙、刘尔崧、黄振新、姚陶馥、白峰政等学生会骨干商议如何刷新校政，研究结果：决定号召同学开展“驱高运动”。起先学生会四次上书陈炯明控诉高崙罪状，要求撤换高崙校长职务。岂料陈、高两人朋比为奸，学生上书后竟触怒了高崙，他自持有陈的庇护。竟然肆无忌惮，采用造谣污蔑的卑劣手段，甚至持枪恐吓学生，殴打学生三人。激烈的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学生采取过多种多样斗争方式，眼见毫无效果，最后学生会决定组织“退学团”号召全校同学一致行动实行集体退学，不胜利决不复学。五月二十七日，全校数百名同学与老师们举行了一个悲壮淋漓的惜别会之后，又拍摄了告别留念相，便实行集体退学了。

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们这种斩钉截铁的强硬行动，有力地击中了一贯打着“民主”和“革新”幌子的粤系军阀陈炯明的致命要害，陈逆害怕事情闹大了，对其用欺骗而统治广东人民不利，便只得被迫撤换了高崙校长之职，要求学生复学。高崙被撤职后，恼羞成怒，离取前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周其铤、阮啸仙、刘尔崧、黄振新、姚陶馥、白峰政、丘××等驱高运动为首的七人开除学籍。

高崙打击报复的鄙劣行为顿时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学生会又立即向社会知名人士和老师们呼吁。在学生致教员书中这样写道：“-----况群公行为，而谓少数人所煽动，而惩戒此少数人，则其大多数之人，谁愿负盲从附和之言儿耶？况七君者道德学问超越朋侪，先生之所知也，今不能成其志，谁不惜之，且本校少此优秀之学生，本校亦减色，国家有卓越之人，不能

养成致用，亦非国家之福。-----果七人可以复课则生等全体立即返校-----”。

新校长上任后，鉴于社会舆论和学生不复课的压力，只好买个人情”，宣布恢复其镗等七人的学籍。至此，驱高运动才告胜利结束。不久在改选学生会机构时其镗同志被同学们选举为全校教育委员会主任。

(四) 崇高事业的垦荒者

一九二二年其镗同志在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毕业了。（实际上自一九二一年开始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同学，很多时都没有正式上学了）此时他的五兄周其崧正在广州开设了一家规模颇大的织布厂，要他去掌理厂务，以便使生意“大展雄图”。然而其镗同志却没有被这种“豪门阔少，富商巨贾”的资产阶级腐化的生活方式所诱惑，他与哥哥的“期望”的完全相反，他有自己的崇高的宏大革命志向，所以毅然地拒绝了五哥的“好意”之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张善铭等几个同期毕业的伙伴，在惠福西路玉华坊“劳动组合书记部”里，挤占了一些地方来作为办公室，挂起了牌子，便把“爱群通讯社”办起来了。

“爱群通讯社”是党当时在广东的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是工农群众的喉舌。他们以记者的身分，把各地工、农、青、妇等运动的消息新闻采访回来，经过整理编写后向广东各款报馆投稿和敌人展开斗争，夺取宣传阵地。

然而，其镗同志他们在这项工作上并不一帆风顺的，因为当时广东报纸大多是商办的，资本家们只管为利是图，拼命大量高价收买那些宣扬资产阶级腐烂生活方式的荒淫无稽之谈和色情的稿件，而对为工农广大群所喜爱，正气凛然的革命稿件却予以奚落，冷眼看待，纵然刊登，也是付给一点点极其微薄的所谓“稿酬”。所以要把革命的宣传文稿都及时地登出去，那得要经过一番复杂的斗争才能办到。

靠着稿费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伙伴们自然生活很清贫了，加上经常有不少同志到通讯社来吃便饭，所以每天开饭时如果大底能吃饱一顿清茶淡饭，那末已经算是满足的了。然而，他们却是人穷志气高，他们远大的眼光是朝着前面看，坚信革命必

定成功，幻想着美好将来。

其铤同志他们在办社的同时也担当了一个光荣的使命。党组织委托他和刘尔崧等同志协助阮啸仙筹备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以及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的“新学生社”。

同年两广区（广东、广西）社会主义委员会终于在上级党和团组织的领导下，以及其铤和阮啸仙等同志的努力下秘密地诞生了，“新学生社”也相继成立，她作为社青团的外围组织，公开在青年群众中开展活动。她从此领导着团员们，社员们作为党组织的助手，继承着“五四”的光辉传统，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团结广大的青年朋友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所以其铤同志不只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种子队，而且也是广东、广西等地社青团组织和新学生社的垦荒者之一。

（五）党派他到油业工人中去

油业工人怒吼了！

广东省油业工会拥有会员七、八千人，要算是广东较大的工会之一。工人们大多数是广宁、四会、高要、德庆、花县籍人。过去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在工人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闹不团结，资本家乘机收买暗藏在工人队伍中的工贼，利用他们作为统治，压迫工人的工具，疯狂地吮吸着工人的血汗，所以油业工人们长久以来，一年到头，无休止地象牛马一样干着笨重的劳动，而不得强饱，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求生。

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便开始派其铤和他的亲密战友刘尔崧同志到油业工人中去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恰巧这时正遇油业工会急需一笔款子购买房屋作为工会会址，向南洋烟草公司的资本家借贷，遭到拒绝。他和尔崧同志藉此机会，通过同乡胡超（广宁人，工会理事之一）的介绍，一天在一间茶楼里与候桂平（理事人之一）见面相谈，席间谈到油业工会向资本家借款问题时，候、胡两人表示气愤。其铤和刘尔崧两人便以此为教材耐心地启发他们说：“资本家是唯利是图，想方

没法骑在人民头上，象榨油似的压迫工人，榨取工人的血汗，我们工人穷，工会也很穷，付不起高利，资本家捞不到高利钱，当然就不肯借了”。又教导他们今后应如何去鉴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道理。侯、胡两人听了这番话后感到对方态度亲切诚恳，有道理，顿时产生敬意，所以这次会面谈得十分融洽、默契。自此以后，其铤和刘尔崧两人便常常到油业工会里去，给侯胡与及工友们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广东油业工会工人十人团”便诞生了。在其铤和刘尔崧两同志的指导下，积极在油业工人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时党和团的组织亦以这个十人团为基础，在油业工人中开展建立起来。从此广东近万名的油业工人，便在党的领导下，向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一九二三年春天，油业工人再不能忍受下去了，那时候工人们以五个人为一班操作一条榨，每天共得一元三角，平均每个人取得还不到三角钱，生活之苦，连自己也养不活，更谈不上养育父母妻儿了。党根据油业工人的迫切要求，便决定领导油业工人向资方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五月间工会选出侯桂平、胡超两同志为代表，正式向资方申述工人生活困苦，提出每班榨增加工资一元五角的要求。不出所料，当即就遭到资本家们的无理拒绝。于是广州全体油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声霹雳在油业工人史上破天荒地举行大罢工。一贯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本家们遭此当头一棒，自然恼羞成怒了，便到处大叫大嚷“榨油佬反了，反了！”特别是东华路糯米栏附近一个姓尤和一个姓何的两个榨油老闆闹得更凶，他竟公然纠合各厂资本家联名到“第一区区政府去”告状，竟反过求诬告，“油业工人造反了，油业工会代表侯桂平和胡超是坏蛋，扰乱治安-----。”

一贯与资本家同一个鼻孔出气的“第一区区长，接到状纸受了贿赂之后，不问情由究竟，便马上派出警察把侯、胡两同志捉去审问，兇神恶煞威风十足的“区长，开腔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在搞什么鬼？”侯答道：“孙中山先生叫我们成立工会，我们就把工会办起来，孙先生要我们体会工人的困难，今天油业工人一天到晚粗至干老，但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才要求资方增加几个工钱，而资方竟无理拒绝工人的正当要求，工人们饿着肚子不能干活，那只有停工，你说我们搞什么鬼？”“区长”

被气得暴跳如雷，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又是叫打，又是叫东，竟毫无理由地“勒令油业工会马上复工，收回向资方增加工资的要求。”侯、胡两同志毕竟是初次与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被区长光光的骂了一顿之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其铤和刘尔松两同志已经闻得消息在工会里等着他俩了。当侯、胡两人谈过了提审”中的经过以后，其铤同志坚定不移地安慰他俩说：“老胡、老侯我们油业工会这样做是天经地义，丝毫不会错的，你说那有工人饿着肚子，求东求东不吃饭来替资本家买命的道理？你俩人不要害怕，因为你俩不是孤立的，你们背后还有我们，还有全省八千油业工会会员，只要我们工人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就有力量，那怕官府又怎样！”接着他与刘尔松俩人又把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估计，并与侯、胡一起研究了斗争的对策决定：“今后要召开工人会议，把每次与资本家斗争的情况向工人报告，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坚决依靠工人群众与资本家斗争到底。”后来，经过几次“提审”，“区长”渐渐感到自己对油业工会的恐吓，曼骂丝毫也没有生效，所以毫无办法，他感到这种棘手的事情还是不管为妙，所以决定把此一案子推给上一级处理。在最后一次提审时他不骂了，只叫侯胡坐在候审室等着，自己却与资本家代表跑到一个房子里鬼鬼祟祟的密谈了大半天，然后，走到候审室来气凶凶地对侯胡两人说：“我这里不管了，你们明天到警察局去候审。”侯、胡两同志返回工会对其铤同志说：铤叔，资本家和区长合谋，要我们明天到警察局去候审，看样子要扣留我们了，你说怎么办？”

“老侯、老胡不要害怕，明天你俩人尽量放心去吧！他们不敢扣留你的。但千万要记住，在敌人面前，不要害怕，不要动摇了，他硬我们更要硬。其铤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又风趣地说：“如果警察局胆敢扣留你俩，那末明天我和刘尔松就把广州几千名油业工友都动员起来，晚上每人拿一枝旗仔，抓一把香，燃着，包围警察局！你说，那几个臭警察，他还敢不马上放人吗？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一辆汽车，上面插满彩旗，让你这两个劳苦功高的代表坐在上面，工人们在前后拥着，一路鸣放鞭炮，环市示威游行一周，你看怎样？”

“好我们明天就去！坚决与资本家斗争到底！”侯、胡两同志

顿时信心百倍。

果然不出所料，他俩到警察局后与一个叫什么“科长”交战了一场之后，还是安然无恙地返回工会来了。不久，资本家又向“市府”“省府”告了一连串的状。省府秘书长古稻勒只好出面充当和事老人“调停”解夹。然而在这个狡猾傢伙所搞“调停”的葫芦里只不过是装着企图欺骗工人复工向资方妥协的毒药。一天，他假惺惺装着同情工人的样子，对侯、胡两代表说：“噢！你们的处境不妙呀！请想想贵会是手工业工会，不像机巷工会（按当时的机巷工会是为反动分子把持的黄色工会），贵会斗不过资方呀！万一气怒了资方，他们可以随时把花生运到青岛去，那里有的是机巷榨油，那时候贵会的会员就只有全部失业了，你说如何收拾呢？依兄弟看，还是趕快复工为上策，”工人代表当然没有上他的当便坚决地回答说：“我们的上策只有罢工，斗争到底！”结果谁也不去理睬他那套鬼话。

后来资本家打官司无效，便又联合起来，以每条榨合款白银二百元来企图与工人继续斗下去，于是双方又坚持了五个月。后来资方见势情不妙，便开始联合各县的油业资本家向工人展开阴谋活动。一天，省油业工会接到雷顺分会反映钟村等地的资本家不时以停工来威胁工人。其鑑同志闻讯后，为了给资本家的阴谋鬼计以迎头痛击，立即与侯桂平同志一起赶往钟村。当晚连晚召开了近千名油业工人大会，会上其鑑同志给工人们讲了话，介绍了广州油业工人兄弟罢工的情况，并揭露资本家的阴谋鬼计，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实行罢工与资本家斗争到底。这次会上当场通过决议，“于明天清早开始举行罢工！”一些资本家闻得工人要罢工的消息后害怕了，便连夜哭丧着脸，跑来找其鑑和侯桂平两人求情，他两人答复资本家说：“罢工是工人大家决定的，而且是被你们迫得这样做的，众人的事大家作主，你们还是去向工人吧！”资本家毫无办法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去了。钟村一带油业工人罢工以后，全省其他各地分会都响应省油业工会号召，纷纷举行罢工，工人罢工后有些返回家乡去了。有些跑到广州住在油业工会与广州的油业工人兄弟一起，做苦力，搬运，以暂时维持生活，这时省油业工会便发动捐款支援经济困难的工人，又购买了数百

张草蓆放在工会里供给工友们打地铺，因经费有限不能给工人开餐，所以平时只设些茶水招待。但工友们知道自己的工会组织很穷，並沒有计较这些，凡没有家眷和亲朋在广州的工友，白天出外做苦力，晚上便返工会来睡觉，工会就成了他们的家了。

“打 狗”

十月间工会又相继接到东莞县分会的会报说：当地资本家买通官府借商团军的势力，勾结工贼、坏蛋、捣毁工活动，企图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省油业工会闻报后便派一个代表到东莞去调查处理，岂料，代表一到，即被工贼与坏分子扣上“匪盗”的罪名抓起来，拉到伪县府去捆了三天三夜，毒打一顿，代表被打得奄奄一息，工人们只得把代表送回广州省工会来报告了。

其鏢同志闻报后即与侯、胡两同志一起到东莞去，当天立即在东莞县城召开了油业东莞分会全体会员大会，会上其鏢同志很愤慨，他对工人说：“工友们！现在资本家逞兇，殴打我们的代表，打官司吧？官府又与他们同一鼻孔出气！你们说怎么办？这时工友们怒不可遏，纷纷磨拳擦掌，齐声喊着：“揍佢！几大去揍佢！”

其鏢同志说：“打吗？资本家工贼有商团军作靠山，打起来商团军很可能要出面，这样一来，势必要流血，甚致会死人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究竟敢不敢打？如果打，也要听指挥呀！不能乱来——。”“谁怕死？怕死非好汉，”

“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打死也决不后退半步！”“我们签了名才去打吧！怕死可以不签名！全员们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最后其鏢同志说：“有工友提议签名表示决心，我看很好，谁不怕死就签名吧！一刹那间工友们都争先恐后签上名了，点了一下名单，足足有三百多人。工人们把“竹昇”（用来抬笨重货物的竹棍）棍棒作为武器，整队一番之后，便直奔××油厂工贼所在地而去，但坏蛋们已闻得风声，有了准备。所以双方一接触，顿时棍棒齐飞，喊杀声震天，坏蛋们那里是敌手呢？（只有几十人）当场被工友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到处乱窜，跑得快的便溜掉了，跑得慢的有些被打得头破血流，跪地

哀求饶命，这时商团军闻讯后，慌忙倾巢而出，全副武装，枪口对准工人们大叫大嚷“要开火了”，但三百多工友也毫不畏惧，一窝儿摆开，个个紧握着棍棒，准备决战。在这种似箭上弦，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商团的反动头子因闻境省城方面工会派了人來，又看見工友们人多势大，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下令开枪，结果双方对峙着。不久，“县长”闻讯趕到了，他一到，便指着工友们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你们想造反吗？都把你们扣当了！”“工人们並沒有示弱，举着棍棒愤怒地回答说，有本领就扣当吧！”“看看商团能不能容纳得下我们！这时其鑑同志走到“县长”面前严正质问他道：“贵县商团军做的好事，包庇资本家破坏我们的罢工，非法殴打我工会代表，污蔑我代表是贼匪。並拉到你府去監禁了三天，这些非法行为是你同意这样做的吗？”县长慌了，只得推说：这、这些我不知道：“其鑑同志又乘胜追击下去说：“既然你说不知道，那么他们背着你做坏事那才是造反呢！今天工人明正言顺惩罚这些坏蛋，你又怎能说他们是造反呢？”“县长”自知理亏，一时被质问的哑口无言，不能不打起退堂鼓來了，只得硬着头皮喝令商团军：好了，好了，你们先回去，有事以后慢慢再讲。”这样商团军才退去。一场惊心动魄的摊水才停止下来，事后在油业工会代表的坚持下，资本家们才不得不被迫赔偿了工人代表受伤的医药费，此后，工贼们也不敢公然捣蛋了。

油业工人罢工持续进行了八个月，旧历年关将至，市场上正是生油旺销季节，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终于坚持不住了，开始内部争吵起来，只得派人找工会谈判，这时其鑑与刘尔崧、侯桂平、胡超等同志也开会作了研究，他们感到工人罢工已经八个月了，的确目前经济上亦很困难，而人民群众春节中也需耍生油，经请示了上级党组织，便决定与资本家谈判。经过在谈判桌上一翻斗争后，资方代表对每班油榨增加工钱一元伍角勉强同意了，但对工方提出的赔偿工人罢工八个月来工资的損失，每条榨赔白银十五元的条件不答应，只同意赔偿五元。双方坚持不下，后来其鑑同志要工人代表说：“不答应就拉倒，我们继续罢工下去，时间长了，还要增加条件，”资本家们一听慌了手脚，他们因为急于赶年关开榨图利，所以还是答应了。

惩罚奸商

工人罢工胜利了，工会宣布复工以后，资本家们又捣蛋了，他们相争乱拉技术熟练的工人到自己的厂里去，技术不熟练的原是本厂工人也不愿领用了。其鑑和刘尔松同志发现后，马上派侯桂平同志为代表，向资方提出抗议，要他们接回原来本厂的工友，不许乱拉，否则那家厂乱拉就在那家厂停工，这样老闆们才又只好老实了下来。工会为了惩办首恶，决定把糙米栏那里的姓尤姓何两资本家的工人搬到其他欠缺工人的工厂去，工人们不回来了，那两个一贯跳皮捣蛋作恶多端的老闆只好哭丧着脸宣告关门停止，结果他们的油榨想贱价平估还是没有老闆敢与他购买。

后来，资本家们不甘心于失败，又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企图进一步采取更卑劣的手段，加重从工人的身上攫取利润，他们的卑鄙手段就是以增加每班油榨的花生米量，来加重对工人的劳动力的剥削。然而，资本家的最阴险毒辣的阴谋鬼计也决瞒不了雪亮眼睛的工人群众，这事情很快便反映到油业工会里来，其鑑便和刘尔松同志马上召开领导核心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建议：①通知各厂工人要自己掌握大秤，把资本家非法多配的数量登记下来。②工会马上组织检查队下厂配合工人逐户检查，算账，惩罚。“大家一致赞同他的意见。会后，其鑑同志与侯桂平、胡超三人为一检查队，到珠江河畔葵光村的一家大榨油厂去，正巧该厂老闆又称好了数十箩花生米要工人开榨，检查队便当着老闆面前，逐一称过，发现每箩重量平均达一百六十斤以上，按两箩合一箩计，老闆所配的每箩花生米重量为三百二十斤，较原来规定每箩重量二百八十斤，超出了四十多斤。这个老闆在铁一般无容抵赖的罪证面前，只有目瞪口呆。其鑑同志愤怒地斥责他说：你们表面上给工人增加了一些工资，但暗中却卑鄙地增加了几十斤的榨量，企图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这不是等于没有增加工资吗？接着他又严正的说：“我代表工人向你提出两点声明：①自复工开榨以来每箩加五罚款，以补偿工人的损失。②要求你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否则我们恢复罢工，这时老闆被吓得全身发抖，连连点头哈腰说：是，是，遵照吩咐，遵照吩咐。这个老闆被罚

惩治广州其他各油厂老闆闻得风声，被吓坏了，再也不敢暗地里增加配料了，但是他们却假意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以示本身清白”。然而，他们毕竟没有逃脱罪有应得的惩罚，油业工会的检查队配合各厂工友挨户逐厂地进行了调查，并给予加五罚款。资本家们只得暗暗咒骂，但又不得不承认：“榨油佬，真齐心有法子，好斗辣，利害的确利害”。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资本家们，被迫暂时老实多了。

(六) 雄风怒捲西江浪

怒吼吧广宁！

其鑑同志参加平定商团叛乱之后，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一等特派员的身分和阮啸仙同志一起率领了陈伯忠，罗国杰两名特派员和以胡超为首的几十名油业工人重返广宁准备以这里为起点，发动群众掀起西江流域一带的农民运动。

西江，江水滚滚东流，她千百年来流尽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一带的贫苦农民们长久以来在封建势力的统治压迫剥削下，含辛茹苦，过着颠沛流离、牛马不如的生活，贫苦的农民们对封建万恶势力蕴蓄着千仇和万恨，盼望着自由和解放。

自从一九二四年党派了其鑑同志回到广宁作了一翻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并筹备了西江第一个农民协会——广宁县农民协会筹备会之后，这里穷苦的人民就象太阳似的，向往着革命，对农会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后来由于当地封建地主造谣惑众，恐吓农民，加上广州的“商团叛乱”事起，农民们又恐慌起来了。但是商团叛乱很快被平息了。接着周其鑑又带了一班得力干部回来，消息传开农民们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秋收时在广宁掀起一个减租运动，以打响西江农民运动的第一炮。其鑑同志他们回到广宁后，便首先在荷水圩拣了一个圩日，向群众进行着“实行减租”“取消大斗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宣传运动。作为开头锣鼓，接着他们扎扎实实地身穿蓑笠衫裤，头戴怀集竹帽，脚踏草鞋，一身道地的农民打扮，每天晨曦微，即分头到社岗、折石、荷水、江美等乡村去访贫问苦，帮助农民们干活，並在一起吃饭、住宿，打成一片，又用唱山歌，黄埕等开办法多方面